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211工程”项目资助

苍铭 著

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书系



云南 边地 移民史



民族出版社

云南
边地
移民史



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书系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211 工程”项目资助

云南 边地 移民史

苍铭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南边地移民史/苍铭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4.7

(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书系)

ISBN 7-105-06351-3

I. 云… II. 苍… III. 移民—历史—研究—云南
省 IV. K29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6019 号

云南边地移民史

Yunnan Biandi Yiminshi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n>

北京绿冬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微机照排

北京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6.625 字数:200 千字

印数:0001-1500 册 定价:18.8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010)64212794 发行部电话:(010)64211734

献给

恩师宋蜀华先生



目 录

绪 论	(1)
一、选题的意义	(1)
二、研究现状评述	(5)
三、研究方法	(6)
四、本书的主要观点	(9)
第一章 边地移民的历史过程	(1)
第一节 探索民族迁徙踪迹的几种方法	(2)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边地移民	(10)
第三节 唐宋时期的边地移民	(21)
第四节 元明时期的边地移民	(25)
第五节 清代至民国时期的边地移民	(33)
第六节 疟疾对汉族移民及边地民族分布的影响	(53)
小 结	(61)
第二章 20 世纪下半叶的边地移民	(63)
第一节 50—70 年代的橡胶移民	(63)
第二节 80 年代后的自发性移民	(71)
第三节 80 年代前山地民族的迁徙与定居	(75)
第四节 90 年代山地民族的异地开发迁移	(86)
小 结	(90)



第三章 边地移民的特点	(92)
第一节 向人口密度低的地区迁徙	(93)
第二节 向南方迁徙	(95)
第三节 从山地到山地的迁徙	(97)
第四节 同族相聚的迁徙	(104)
第五节 递进式迁徙	(107)
第六节 迁徙时间的选择原则	(111)
第七节 迁徙距离的选择原则	(114)
小 结	(115)
第四章 迁徙的社会文化影响	(116)
第一节 迁徙对移民社会的影响	(116)
第二节 文化移入与文化多样性	(122)
第三节 迁徙文化	(128)
第四节 物质文化的传播	(139)
小 结	(149)
第五章 民族迁徙与边地民族关系	(151)
第一节 山、坝民族经济依存关系的形成	(151)
第二节 边疆与内地民族的依存关系	(156)
第三节 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	(163)
小 结	(176)
结 论	(178)
参考文献	(192)
后 记	(197)



第一章 边地移民的历史过程

云南边地现有傣、壮、布依、佤、德昂、布朗、彝、白、哈尼、拉祜、基诺、傈僳、怒、独龙、景颇、阿昌、苗、瑶、回、汉等 20 多个世居民族^①。这些民族都有相对集中的村落分布，在不同程度上保持着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从语言系属来看，上述各族分属汉藏语系的壮侗语族、藏缅语族、苗瑶语族、汉语语族和南亚语系的孟高棉语族。壮侗语族民族源于古代南方的百越族群，人们习惯称之为“百越民族”；藏缅语族民族源于古代西北地区的氏羌族群，人们习惯称之为“氏羌民族”；孟高棉语族民族源于古代百濮族群中的“西部濮人”，人们习惯称之为“百濮民族”。百越系的傣族、壮族和百濮系的佤族、德昂族、布朗族先民是云南边地最早的居民。早在新石器时期，西南地区的越人就分布在滇东南、滇西南、滇池和滇东北地区，^②他们的分布与两广及东南亚的古越人连成一片。百濮系的佤族、德昂族、布朗族和东南亚的孟族、高棉族等孟高棉语族民族是同一族系的民族，迄今佤族、德昂族的人口分布重心仍在缅甸。在边疆的许多地方，孟高棉语族民族比百越民族居住时间更长，德宏傣族有一句谚语是：

① 本书所涉及的“世居民族”一词的概念，是指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就定居在边疆地区，并且有一定的村落社区分布的民族，而非新中国成立后因各种原因进入边疆的移民，世居民族中有土著，也有不同历史时期的外来民族。

② 李昆生：《百越文化在云南的考古发现》，载《云南考古学论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



“尚过法，腊各岭”，意为：天是天神造的，地是腊人开的。“腊”是傣族对佤、德昂、布朗等民族先民的统称，汉族则把他们中的一部分称为“本人”，即本地土著人。边疆傣族一般住在河谷平坝，而佤族、布朗族、德昂族多住在山区。氏羌系民族、汉族和回族、苗瑶系民族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先后从中国西北和内地迁入云南边疆地区的。各民族绵延不断的迁徙，使云南边地成为中国民族成分最多、文化最为丰富多彩的地区之一。

第一节 探索民族迁徙踪迹的几种方法

追溯一个民族的历史来源，目前采用的主要方法有：文献研究法、地名研究法、方言比较法、考古学研究法等，其中文献研究法是最基本、最常用的方法。如果要研究更早期的人类迁徙活动，还需要运用分子人类学、医学、体质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一、文献研究法

文献是研究移民史，尤其是汉族移民史的最主要依据。文献包括官方修订的正史、地方志等各种文献；民间撰修的家谱、民族文字文献等。

中国历史上较大的移民事件或官方有组织的移民活动，一般都能在文献中找到记录。例如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即向岭南越人居住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移民活动。事件在《史记》卷 6 的《秦始皇本纪》、卷 118 的《淮南衡山王列传》、卷 112 的《平津侯主父列传》，以及比《史记》成书更早的，由淮南王刘安组织百家游士编写的《淮南子·人间训》中均有记载。中原地区有组织的移民活动在史籍中更易查找到。例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取了弱关东以强关中的政策，其中重要的措施就



是进行强制性的移民以削弱关东地区的经济力量,《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即有“徙天下富豪于咸阳十二万户”、“徙三万家丽邑(今陕西临潼),五万家云阳(今陕西淳化)”的记载。

除正史和有关史籍对移民活动有记载之外,汉族民间修撰的族谱是移民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汉族从两晋盛行门阀制度后,各世家大族都十分重视族谱的修订并影响到普通人家。中原汉族在向南方迁徙的过程中,为了增进宗族的凝聚力,对族谱的修纂十分重视,大多数南迁汉族家族和部分少数民族世家大族都有族谱。这些族谱是今天研究移民史的重要资料。例如,罗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导论》(台北,南天书局,1992)、《客家源流考》(北京,华侨出版公司,1989),在研究客家人的源流时主要使用的就是族谱材料,该书是客家人、客家学的奠基性研究成果。

有的民族迁徙活动文献中没有直接记载,但可以从不同历史时期某一族群分布的变迁来判断其迁徙情况。例如,据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记载,傈僳族明代时主要分布在今澜沧江以东的云南丽江地区等地,而清代中后期的文献记载,傈僳族已遍及澜沧江以西的今滇西、怒江峡谷、缅甸等地,说明在这期间傈僳族曾发生过较大的迁徙活动。

许多少数民族的迁徙在汉文献中没有记载,但在本民族的文献中却有清晰的记录。如哈尼族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①就详细记述了滇南一带哈尼族从北方南迁而来的历史;彝族文献《夷婁椎濮》(又名六祖史诗)^②则记述了滇东北等地彝族历史上的一次重要迁徙活动——“六祖分支”。

① 史军超等译:《哈尼阿培聪坡坡》,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② 罗希吾戈、杨自荣译:《夷婁椎濮》(六祖史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二、地名研究法

地名是一个语言词汇,语言是有民族性的。不同民族分布区域内的地名,一般总是由生息繁衍在当地的土著居民以其语言命名。地名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一个民族迁走后,其地名往往被后来者沿用而不发生改变;一个民族迁到一个新的无人区时也会带入原来的老地名,或用本民族语命名新的地名。对于上述移民现象,隋代人裴矩在其所撰的《西域图记·序》^①中就有认识,他说:“复以春秋递谢,年代久远,兼并诛讨,互有兴亡,或地是故邦,改从今号,或人非旧类,因袭昔名。”具体而言,民族迁徙的地名研究主要有四种方法:

1. 从异地同名中发现民族迁徙的踪迹

钱穆先生在《再论楚辞地名答方君》一文中详细介绍了这种探寻民族迁徙踪迹的方法。他说:“异地同名,决非时同并起,亦非偶然巧合。古人迁居无常,由此及彼,往往以故地名新邑,如殷人所都皆曰‘亳’之类是也,故鄙论谓探索古史地名,可以推见古代民族迁徙之遗者。在此,异地同名既有先后,则必其地人文开发较早者得名在先,人文开发较迟者得名在后,故湖南地名有与湖北相同者,大抵皆湖北人迁徙至湖南,而挟故乡旧名以肇锡兹新土。”^②谭其骧先生在《晋永嘉丧乱后的民族迁徙》^③一文中,也通过对东晋、南朝所设置的侨州、郡、县的研究,揭示江淮一带汉族移民的迁徙来源,文中指出:“百姓之南渡者,有因其旧贯,侨置州、郡、县之制。此种侨州、郡、县详载于沈约《宋书·州郡

① (隋)裴矩:《西域图记》。

② 顾颉刚主编:《禹贡》半月刊,卷7,1937年,1、2、3合期。

③ 原载《燕京学报》,1934年6月第15期;并见《长水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志》，萧子显《南齐书·州郡志》及唐人所修之《晋书·地理志》中。吾人但须整齐而排比之，考其侨寄之所在地及年代等等，则当时迁徙之迹，不难知其大半也。”

云南西部的高黎贡山和现今缅甸境内的高良工山，在景颇族语言里是称呼相同的两座山。“高黎”和“高良”都是景颇语的汉字音译，也译作“高日”。高日是景颇族的一个支系，汉姓“排”；“贡”和“工”今译为“共”，是地方的意思。因此“高黎贡”和“高良工”都是景颇语“高日共”的意思。据樊绰《蛮书》卷4记载，唐代以前高黎贡山一带广阔的地区内曾居住着称为“寻传”的土著居民，他们是今天景颇族的先民，后来东部的寻传蛮逐渐西迁。由此可做出这样的判断：景颇高日支的祖先从云南境内的高黎贡山地区西迁到江心坡一带后，把那里的一座走向、海拔高度与高黎贡山相似的山也命名为高黎贡山（汉语又写作高良工山），是异地同名的两座山。明清时期，由多种来源形成的景颇族共同体才又迁回了德宏地区。通过异地同名山脉名称的研究，我们大致可知历史上景颇族的迁徙路线是从东向西的。

拉祜族是一个游动迁徙较大的民族，在拉祜族聚居的澜沧县，“拉巴”村名有3个，拉祜语意思是“剥虎皮”，这是由于木戛乡拉巴村的拉祜族迁到东河乡和拉巴乡后，把原地名“拉巴”带到新地点而形成了异地同名。同样，在澜沧县东朗乡，“罗八”村名有7个，据地名普查，罗八是拉祜族人名，因罗八先来居住，因此村名叫罗八。原来这个村名在下谷地，后来下谷地罗八村拉祜族部分迁到东郎乡，就把“罗八”地名带到了东郎乡。以后一个“罗八村”又发展出7个罗八村，为了区别，今分别称为罗八、罗八寨、罗八新寨等，形成了异地同名。拉祜族从中国向缅甸迁徙的过程中，把国内的一些地名也带入了缅甸，如拉祜族地名“芒那”，是拉祜族进入临沧地区最早建寨的地名。后来，临沧拉祜族南迁至澜沧的木戛，他们把这个地名带到了木戛，从木戛往



西迁到糯福的拉祜族又把“芒那”地名带到了糯福；一些拉祜族从糯福迁到缅甸之后，又把“芒那”一名带到了缅甸。

2. 土著民族迁走后，原来的地名被保留下来

一个民族迁走后，以其语言命名的地名往往一直保留下来，被后来的民族沿用。语言学家罗常培说：“被征服民族的文化借字残余在征服者的语言里的，大部分是地名。”^①

傣族现主要聚居在滇西南的西双版纳、德宏两地，但历史上傣族的分布远比现在更靠北。元人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说：“西南之蛮，白夷最盛，北接吐蕃，南抵交趾，风俗大概相同。”这从现今保存的傣语地名中可以得到证实。如云南北部今金沙江边的元谋县，“元谋”这一地名就是傣语地名，意为“飞马之地”；元谋县的“丙弄”、“普龙”、“回龙”、“苴林”、“雷宰”等村名也是傣语地名；普洱县的“磨黑”镇，现主要是汉、哈尼、彝、回等民族居住，但“磨黑”一名却是傣语地名，即“盐井”之意。这些例子表明，尽管傣族已迁走或已不是当地的主体民族，但傣语地名的保留，反映了傣族历史上分布的广阔性。

3. 随着民族的迁徙地名被当成族名使用

现今云南各个民族名称的确定，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经过民族识别确定的称呼。历史上，不同地区的同一民族往往使用自称。因此，当一个民族的某支系迁往新的地区时，为了标明其来源，往往将原地名作为自己的族称。如昆明官渡区子君村是彝族的聚居村，居住在这里的彝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子君村的彝族向东南迁入路南的圭山水塘铺后，把在老家昆明的地名作为族称，自称“子君族”。又如缅甸有一部分拉祜族自称“拉祜南美”，这部分拉祜族是由现在临沧县的南美乡迁徙到缅甸的，

^①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第52页，北京，语言出版社，1989。



他们迁走后把“南美”作为族称。又缅甸的“拉枯尾帕”是从澜沧拉巴的尾帕迁去的,迁徙后他们把原地名作为族称使用,标志其祖先来源。又富宁、广南有壮族“天保”支系,其祖即来源于广西的德保(旧称天保),将地名变为了族称。

三、方言研究法

方言主要由民族迁徙所产生,因此研究方言也就可以找到民族迁徙的线索。如语言孤岛地区通常保留着迁徙者的母语,通过两地方言的比较研究,常能找到迁徙者的来源,如云南昆明安宁的花苗和黔西北苗族语言相同,这说明他们分开的时间不是很长。

四、考古学研究法

考古学研究法是通过分析地下考古发掘的实物,考证民族的来源。这种方法往往要对照文献资料来进行,如西汉以前,云南昆明有一个滇王国,《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有记载。汉昭帝以后(公元前86年),西南地区发生几次较大的战乱,滇王家族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今天我们在昆明晋宁发掘了滇王墓,找到了滇王印,证明文献中记录的滇国确实存在,但后来迁到哪里去了呢?20世纪90年代在广西十万大山以西古代遗址中发现的铜鼓与滇王墓中的相同。由此我们可以判断滇王家族在受到战争影响后,一部分向东南迁到了今广西西南地区。

五、史前人类迁徙的研究方法

1. DNA 研究方法

这种研究方法是通过比较不同地区族群的遗传特点,揭示人类迁移的历史,也称为分子人类学研究法。具体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对男性Y染色体的分析法;二是女性线粒体分析法。



用 DNA 来推导人类迁移历史的原理是这样的：一个基因可以用一系列的 DNA 单位和它们的排列顺序来描述，遗传的时候继承了大部分的相似点，但有轻微的变异。因此，同一祖先的种群便有很大的相似性。当他们中的一部分离开祖居地迁到一个新的地方生活时，就带去了 DNA 以及它的变异。例如，中国男性的 Y 染色体上，几乎都有一个突变位点 M168G，而这个突变点大约在 7 万~9 万年前产生于非洲，是一部分非洲人特有的遗传标记，由此证实中国人起源于非洲。^①

此外，从考古发现的古尸中提取 DNA 和现代人的 DNA 进行比较，也可以知道古人与现代哪个民族关系密切，从而判断他们是否发生过迁徙。例如，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古 DNA 研究课题组对三峡万州地区汉墓古尸的 DNA 比较研究证实，墓主与今苗瑶语族民族接近，与壮侗语族民族相去甚远^②。苗瑶语族民族源于古代的“三苗族群”，从文献记录中考证，先秦以前他们主要分布在长江中游至淮河一带，秦汉时期已迁至包括三峡在内的武陵地区，被称为“武陵蛮”、“五溪蛮”，古 DNA 研究印证了文献记述的可靠性。

2. 细菌分析法

细菌分析法是通过比较不同地区族群所携带的相同的细菌来确认历史上的民族迁徙过程。例如，研究者通过对潜伏在人体肾脏内的微小细菌——JC 细菌的研究证实，美国的印第安人是一些经过白令海峡到达北美大陆的东亚人种的后代。研究者们发现，现代 NAVAJOS 人（一种印第安土著人）携带的 JC 细

① 参见 Jin Li, Su Bing: "Natives or Immigration: Modern Human Origin in East Asia," *Nature Genetics Reviews*, 2001, 1(2): 126~132. (土著还是移民——现代东亚人的起源)。

② 黄颖、李辉、文波等：《遗传基因技术与三峡考古研究》，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内部资料。



菌,几乎和日本东京人携带的 JC 细菌一模一样,但和关岛的土著 CHAMORRO 人携带的 JC 细菌有些区别,和西非、东非、欧洲人携带的 JC 细菌区别就显著了。这表明 NAVAJOS 人和东京人有紧密的关系,和 CHAMORRO 人也相关(但关系要远一些),都是史前东亚人的后裔。^①

3. 鼻型研究法

鼻型研究是一种人类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这种办法是通过对某一地区不同族群体质的测量,主要是鼻型的测量来判断谁是土著,谁是移民?主要观点是: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看,人类鼻子的大小是适应不同气候条件的产物,湿热地区形成的民族,鼻子通常较宽、鼻梁较低,有利于热量的迅速排除;寒冷地区形成的民族,鼻梁较高、鼻孔较狭窄,为的是使吸入空气变暖,不使肺部受寒。研究人类鼻子与气候关系的指标是鼻型,即鼻翼广度和鼻长(鼻梁到鼻下端正中点)的比值,比值在 85 以上为广鼻,70 以下为狭鼻。通过比较同一地区不同族群的鼻型,可以判断他们的来源,是土著还是移民。鼻型和气候类型的关系较早时期就为汤姆森(A. Thomson)及巴克斯登(L. H. Dudley Buxton)等人所关注(1923 年),他们指出墨西哥高原沿海热带低地人种与高原人种即有宽鼻和鼻变狭的差异。1929 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戴维斯(Davis)、傅乐尔(Flewre)研究认为:由湿热而引起鼻型增大的速度为 500 年增加一个鼻率单位。如我国傣族人鼻指数为 90,而蒙古人为 70,依此推算,即傣族人迁入热带达 10000 年(20×500)。因此可以说明傣族是一个土著民

^① 见 West-Lake Review 西湖评论, <http://review.zj.cninfo.net1999.12>;
《从细菌看古人类移民史》,欧阳傲雪译自《华盛顿邮报》。



族,他们已适应热带地理环境,并不是新近的迁入者。^①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边地移民

早在先秦时期,氐羌族群就已从中国西北向西南地区缓慢迁徙。随后,中央王朝以今四川为中心对西南地区进行开拓和经营。由于中央王朝在西南地区设治经营,汉族人口开始进入云贵高原。在这一背景下,滇中和滇东北的越人逐步向今滇东南和滇西南边地迁移,许多汉人也随着边地郡县的设置,特别是东汉永昌郡的设置而进入滇西边地。

一、氐羌族群向西南地区迁徙

氐羌是古代生活在西北甘、青地区的一个古老族群。公元前7世纪,秦国向西开拓用兵,大量氐羌人被迫南迁。《后汉书·西羌传》说:“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獬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之,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②秦献公以后,西北羌人迫于秦的军事压力,开始向西南地区更大规模、更远距离的迁徙。秦汉时,氐羌族群已大量迁至云南北半部地区,尤其是滇西北地区。《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西自桐师(今保山)以东,北至叶榆(今大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北,君长以什数,徙、笮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

^① 曾昭旋、曾宪伟、谢港基:《人类地理学概论》,第30~40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②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87《西羌传》。